四庫全書

史部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六十八

雍正六年四月

上諭三十道

初四日刑部議覆湖南巡撫王國棟奏閔盛友因救父情急歐死汪泓援例兩請一案奉

上諭此本内引雍正元年馬洪望救父毆死馬兆六將馬洪望減等一案所降諭旨嗣後人命案内有此等情由

可矜者仍援例兩請等語當年降旨時原有再或有子之人與人角口故意令伊子將人毆死者豈可減等此風斷不可長著將朕旨全抄通行各督撫等語此數語應當全載本中方與朕用法務期平允之意相符今此本末將此旨全載甚屬疎漏又雍正五年曾降諭旨李紱審擬楊四毆死馬順一案公然以楊四護父强引鄭雄護母之例欲將楊四之罪寛免夫殺人者死律有明條大臣惟當叙明情由以待朕之酌量若似李紱之枉

法市恩則是朕之法外施仁偶然原情寛宥之處臣工皆強為比照題請以濟其市恩行恵畢鄙之私而用法不得其平矣此㫖亦因護父護母而發皆朕慎重刑罰惟恐寛嚴失中之苦心凡遇此等案件該部及該督撫等應將前後㫖意一併載入則情理方為周備不至偏重偏輕此本著添寫具奏並通行各省督撫嗣後一體遵行

初五日奉

上諭據岳鍾琪摺奏前因陝甘兩省丁銀偏累援照各省以糧載丁之例題請將丁銀於全省地糧之内通計均攤已奉旨允行在案惟是各屬册籍繁多未能一時核定而該年錢糧已准部咨撥充兵餉若俟攤定之日始行開徵未免遲悞是以各州縣仍照舊額徵收伏查以糧載丁則各屬錢糧較之舊額勢必有增有減今應減丁銀之朝邑等二十一州縣於未及攤定之先照原額徵收共長解銀六千七百九十二兩此項丁銀若令各

州縣領回按户退還則糧户畸零難於分拆散給必致胥役中飽小民不沾實惠况百姓既沐鴻恩將偏重丁糧均攤完納永無苦累即此項銀兩亦係從前應徵之項但以均載之年攤撥未定暫假原額完納一年並非重徵可比應請存貯司庫以充兵餉等語此項銀兩於攤撥未定之先民間既已照舊完納該督奏稱今若按户退還難於散給必滋胥吏中飽之弊著照該督所請俾其按户退還但此項銀兩既係陝民輸納之物著留

貯陜省於地方公事如積貯與脩之類有裨益於民間者該督撫酌量奏聞動支應用不必撥充兵餉

初六日奉

上諭桑植土民新近改土為流文武官弁應當加意撫綏和衷共濟使苗民得所慰其嚮化之心今據邁柱奏稱副將楊凱不能嚴束兵丁種種擾累楊凱又復禀稱同知鐵顯祖私派銀兩縱役詐詐等語似此撫綏無術文武不和斷難姑容以滋土民之累楊凱鐵顯祖著俱行

解任將楊凱縱兵擾民及鐵顯祖私派强佔等情俱交與邁柱一一確審定擬具奏楊凱鐵顯祖俱係傅敏保舉委用之員今被叅劾著將傅敏交都察院察議具奏

初十日奉

上諭積貯米穀所以備旱澇緩急之需民命攸關最為切要朕無時不加訓飭嚴其考成務期地方有司實力奉行庶可有備無患又念積貯穀石首重倉廒若廒座不堅必有霉爛虧折等弊是以雍正四年諭令各省地方

加意修理務使堅固以為貯蓄之計但恐有司視為具文奉行不力且新舊官員未定倉廒交代之例或去任之員以損壞滲漏之廒座任意交代貽累於後官或接任之員有霉爛虧空等情而藉口舊日倉廒之不修諉咎於前任似此種種弊端皆於積貯之政大有關係嗣後著將各府州縣倉廒入於交盤項內新舊交代若有木植毀爛傾圮滲漏之處著接任官即行揭報不准接受倘有徇情濫受者即係接任官之責除照例處分外

仍令賠修如此則有司各顧考成而於積穀養民之道
實有裨益其如何定例之處著九卿會議具奏

十一日

諭兵部署南贑總兵張溥奏稱准巡撫布蘭泰咨文內開
本標隨丁名糧俱行招募補足遂將隨丁名糧六十分
考補五十四分暫留六分再行考補等語從來文武原
屬兩途其養廉用度亦各不侔督撫為封疆大吏全在
察吏安民撫輯地方一應衙門用度耗羨等項足資為

用隨丁名糧固可革除提鎮專任戎行責在整頓營伍訓練士卒一應衙門用度舍隨丁名糧之外別無所出武臣由將備陞至總兵階級既峻其用度自應寬裕倘將此項裁革無以養廉勢必諸事掣肘是為總兵不如其為將備也且衙門用度不敷即有廉潔之員亦易更改操守此揆情度理有不當革除者今布蘭泰將伊隨丁名糧裁補併鎮臣之隨丁名糧亦勒令革除殊非中道布蘭泰辦理武職衙門之事過於刻薄甚不得體爾

部行文布蘭泰知之

又左都御史傅敏等奏直隸布政使張适按察使魏

定國夾死竇相可應按律正法奉

上諭張适係原任大學士張玉書之孫朕屢次訓誨望其成人乃伊既負朕恩亦並不自念其祖父肆意妄行無所忌憚本應照擬置之重典但朕念張玉書一生小心謹慎効力多年著將張适從寬免死發回原籍令地方官嚴加管束不許出境生事令其出銀一千兩給付竇

相可之家魏定國身為臬司專掌刑名之事乃將人命重案推卸他人而置巳身於局外及朕面加詰問則以未曾許其奏揩為辭奸險狡獪莫此為甚朕屢降諭旨凡大小臣工於職分當為之事推諉觀望者法難寛貸魏定國係州縣微員朕不次加恩擢用臬司伊一味瞻徇並無報効之處而奏對時亦並無感激之心其罪本無可逭但張适既巳寛免魏定國亦着從寛免死發往黑龍江當差

又江西監生余永元赴部訴告余國勳等毆死小功尊屬余士成刑部議發該督審理兩江總督范時繹審明定擬咨部具奏奉

上諭余國勳毆死小功尊屬余士成因余士成庇護家僕又縱幼子詈罵羅氏啟釁且余士成在保辜限外身死余國勳之罪似有可原但伊屢次各處行賄希圖匿傷脫罪情由可惡論行賄之罪較之毆死尊屬為輕但重罪之中却有可原之情而輕罪之中實無可寬之法其

應按律治罪與從寬減等之處如何定擬方得平允著

九卿悉心妥擬具奏

十二日奉

上諭凡監禁之斬絞重犯公然越獄顯係該管官員過於

疎縱之故若但照例革職彼轉得脫然事外矣嗣後應

將疎縱之州縣等官限滿不獲者照例革職仍留地方

與接任官協同緝捕果能將越獄之犯緝拏全獲准將

該員送部引見酌量開復俾尚有自新之路若三年限

滿之時或不能拏獲或不能全獲俱著該督撫奏聞請
旨如此則踈縱者知所儆懼而盡心捕逃者亦尚可邀
恩其如何詳細定例之處著九卿議奏
十三日奉
上諭滇省錢糧倉穀其虧缺買補及借動扣還之處鄂爾
泰原曾詳細具摺奏聞然後辦理楊名時身為巡撫錢
糧是其專司理應將滇省情形據實陳奏方為無欺無
隱乃伊任内並無一語奏及其意以為將来若有不能

清楚之處皆可推卸於鄂爾泰與巳無干乃巧詐之用意也朕洞燭其奸故朱綱赴滇時朕令其將各項虧欠但於楊名時是問不必詢及鄂爾泰及朱綱到滇將虧欠借動各項一一查出毫不瞻徇甚屬可嘉比將朱綱參奏案件特令楊名時明白回奏鄂爾泰亦即具摺認過并將虧缺買補借動扣還等情詳悉敷陳彼時朕將此摺收貯匣中批諭鄂爾泰云滇省各案朕明知在楊名時無虧空那移之罪但伊巧詐居心於明白回奏時

必直認不辯今據朱綱代楊名時題奏前來伊果事事認罪無一剖白申辯之語其意以為此事我本無過天下自有公論既奉旨詢問不如直認於身以見凡被譴責之處皆係屈抑復可飾其巧詐推卸之罪從來大奸大詐之人每遇理屈情虧之處則必强為分訴掩飾其非以欺人之耳目而於本無過愆之處轉引咎謝罪終不自明歸過於君此若輩之伎倆也覯楊名時今日之陳奏不愈彰其平日居心之狡獪不忠乎朕之待人光

明坦白開誠布公諒内外大小臣工無不深悉今楊名時之不據實陳奏者試問楊名時彼於何處見朕之過抑下情乎於何處見朕之屏拒讜論乎又於何處見朕之枉罪無辜乎楊名時全無大臣敬君之心全無人臣事上之禮而乃欲欺世盜名肆其詐偽尚得謂之有人心者乎著楊名時再行明白回奏鄂爾泰奏摺併發

又奉

上諭馮詠係告病休致之員李紱在朕前極力保薦並言

在丹徒縣任時失禮於查弼納之家人因此畏懼總督辭職而歸等語朕將馮詠調來引見看其才尚可用是以用為開州知州乃伊心術不端其丹徒任内既有失察衙役犯贓之案今又冒銷恩賞老婦銀兩被范時繹叅劾前來劣蹟昭彰從前李紱在朕前極力保薦是何意見著詢問李紱具奏

又奉

上諭楊文乾所奏李達德詳報石禮哈縱役凌辱職官石

禮哈洛希李達德不遵體統任意肆慢等語其間情節
顯然李達德署羅定州事將楊以寧虧空等項清查詳
揭甚屬可嘉其至將軍衙門稟見者亦因楊以寧之事
並非私謁是李達德本無可參之罪而石禮哈不能以
禮貌接待州縣官員其過亦小此事不必究問李達德
當勉勵居官石禮哈當自知抱愧

十四日禮部等衙門議奏各省生員優劣註册定例
奉

上諭本內議稱劣生果能改悔即除去原册劣生之名等語夫分別優劣以昭勸懲原以望其自新但人之遷善亦有勉强於一時而不能始終如一者倘既除劣生之名將来又復開報不但紛擾亦且非體嗣後凡有劣生改過自新者即於册内開註不必除名

十五日奉

上諭張起鵬前任京營叅將朕見其居官稱職是以將伊擢用正定總兵官伊到任後舊疾未痊難以辦事隨准

其回京調理上年伊自奏病已全愈是以仍將伊補授正定總兵之任乃伊到任以後所奏事件顛倒糊塗種種錯悮且於朕親批訓飭之處竟不回奏比時即降旨嚴加切責今據楊鯤叅奏前來其行事甚屬乖張想因病後昏憒之故楊鯤毫不瞻徇據實糾劾可嘉著將張起鵬解任交部察議具奏

十六日欽差審事大臣黃炳將奏派浙江總督李衛分賠銀兩之處明白回奏奉

上諭據黃炳奏稱臣若不議及李衛則臣之徇庇李衛顯然又稱此項銀兩若不在陳士昂名下議追則臣之徇庇陳士昂又屬顯然等語凡察審事件只當論理之是非以定曲直豈有畏懼徇庇之名而故意迴避强議人罪之理此語甚屬支離黃炳審理此案雖未徇情枉法然其中多有糊塗未爲允協李衛必無徇庇屬員之事從前所奏甚爲明晰黃炳本内所議李衛分賠之處著不必分賠

十八日刑部等衙門議奏總管佛倫勒索兵丁銀兩照律治罪奉

上諭

陵寢地方關係重大佛倫朕加恩由侍衛擢用總管理應潔己秉公辦理事務乃敢徇私作弊勒索兵丁銀兩伊如此行為反以五格更改前例欲奪伊挑兵職掌先行參奏巧詐掩飾希圖卸罪背恩犯法肆行悖妄甚屬可惡著交與管

三陵事務大臣等於馬蘭關風水地外永遠枷號示衆餘依

議

十九日

諭山東巡撫塞楞額直省州縣奸胥蠹役侵糧抗欠每借

閧堂鼓譟以挾制本官此等惡習人所共知今徐自新

到任未及兩月即有行事乖張亦何至合衙胥役皆懷

憤恨是必為首者蓄意倡謀慫慂衆人作此散堂逋避

之舉理應將倡首預謀之人嚴審究治庶可懲刁頑而

中法紀從前王朝恩於戴之彥聚衆抗糧一案不將知縣髙烈遽行解任俟審明另疏具奏朕降諭旨以王朝恩辦理甚是今塞楞額既稱刑胥王大棟等結黨抗制目無法紀而徐自新折漕雜費等欵又並未審明確實乃遽請將徐自新革職豈不長奸胥蠧役之刁風乎塞楞額此奏殊覺柔懦徐自新不必解任俟審明另疏具題金啟洛身為知府不將實情究出姑息朦蔽草率請結殊屬溺職金啟洛著革職其案內有名蠧役等該撫

嚴審究擬具奏

二十二日奉

上諭覽總督倉塲侍郎岳爾岱等叅奏長淮衛運丁陸恒將交兌漕米使水攙和等情朕思漕糧關係京儲至為重大凡在京王大臣及文武官員之俸祿八旗披甲以及各營兵丁之糧餉皆取給於此乃一顆一粒不容輕視者也夫漕糧之出自民間以及抵通收兌勞苦多端經費百出如民間耕種則霑體塗足粒粒辛勤及夫交

糧入倉路塗有擔負之煩收兌有守候之苦其徵收官吏斗斛零星皆煩核算倉廒納貯必慎蓋藏及至載入運艘而官民之經營胼胝心力勞瘁者不知幾經時日矣即如運艘北來涉歷江湖每有風濤之懼經由閘壩更多牽輓之勞是朝廷時為漕糧籌畫於上官民時為漕糧奔走於下而各旗丁之自行駕運危險艱難又其親身經歷者則此交兌之米尚可不加意愛惜而忍使之稍有朽爛乎夫使水攙和所得本亦無多不過一時

掩飾之私計耳而水氣入倉致滿廒易成黴爛所獲者一人盜竊之升斗而所害者通廒積貯之天糈若使稍有人心之人斷不忍為此況朕於運丁漕輓之勞久矣洞悉曾經屢沛殊恩如各省糧道錢糧剋扣之弊僉丁押運苛派之弊過淮盤查稽累之弊抵通兌糧勒索之弊皆一一澄清以紓衆力又將多年掛欠之米分別年歲寛免停追至於冬寒守凍之旗丁則特加恩賞浙省借支之銀兩則展限匀扣是朕於運丁已備加優恤爾

等為運丁者尚可昧心違理以肆其奸弊乎雍正五年內有叅奏攙水之運丁已經充發遠邊國法不為不嚴乃今又有陸恒之事則是運丁之罔知醒悟干犯法紀者尚多雖執法以處猶懐藐視倘復稍為寛縱則若輩之無所忌憚更當何如乎小人秉性愚頑貪小利而忘重罪竟致朕不能加恩皆伊等之自取實為可憫是以特頒諭旨詳細開導使各省運丁備知糧米所出之艱難運艘所歴之勞苦京儲所係之重大庶幾觸目警心

悔過遷善倘能共遵朕旨共相勸戒奉公守法盡除弊端是衆丁但有運糧効力之勤而無作奸犯科之事朕必益加恩澤使衆丁獲利而受福更倍尋常也著總督倉場侍郎即行刋刻遍諭各省運丁咸使聞知

又奉

上諭錢糧之加耗羨原非應有之項朕勤求治理愛養黎民本欲將此悉行禁革而博採輿論留心體訪知州縣地方官實有萬不得已公私兩項之用度若全革耗羨

其勢必不可行為有司者果能減輕收納不苛取於民在民亦所樂從此耗羨所以未盡裁革之故也州縣既有耗羨而上司官員無以養廉勢不得不收州縣之餽送是上司冒貪贓之罪以為日用之資在謹慎小心者則畏懼而不敢行必至過於窘迫而貪取濫用者又因無所限制借規禮之名恣意橫索弊端種種州縣公私之用既有不敷必致加派巧取為害於民況上司既收屬員之規禮則必有瞻顧回護之處而下屬反得挾上

司之短長於察吏之道大有關係所以雍正二年間山西廵撫諾岷請以通省耗羨提解存公將闔省公事之費及上司下屬養廉之需咸取於此上不誤公下不累民無偏多偏少之弊無苛索横徵之擾實通權達變之善策朕是以降旨允行此提解火耗之所由来也向来山西虧空甚多國帑久虛不能彌補從前撫臣多請將虧空之員革職留任以為彌補之計夫以不肖之徒令其留任還帑是以虧空為護官之符不但無益於國計

亦且有害於民生而德音在任又借彌補虧空之名提火耗以肥私槖及諾岷接任潔已奉公實心辦理將虧空劣員悉行条革州縣火耗嚴行裁減而酌留羨餘以補無著之虧空既不累及於閭閻而有司亦免条罰又為官員定養廉之資為公事留辦理之費諾岷此舉於國計民生上下公私均有裨益然伊當始行之時不但晉省屬員怨望而內外臣工皆有異詞朕比時降旨曰此事惟如諾岷之督撫方能行之耳蓋朕之意原聽各

省督撫自為之而至於不能行之督撫不便行之地方則朕並未强之使行也諾岷舉行之後隨有數省倣傚其意提解十分中之二三以備公用亦以地方公務繁多若不預為計畫則一時需費仍至累及小民然此亦皆督撫自行奏請者非由朕諭也伊都立接諾岷之任曾奏稱山西虧空漸次清楚將來耗羨便可充餉朕嚴切訓飭曰本地之羨餘只應作本地之用度若歸公充餉斷無是理且恐相沿日久遂成公項不肖官員竟有

重複徵收之事矣田文鏡亦曾奏稱豫省虧空彌補已清火耗尚有贏餘等語朕批示之曰此項耗羨原係豫省官民之物假使果有贏餘則當增添官員養廉之資使其用度寬裕倘再有贏餘則當再減民間火耗之數使其儲蓄充盈蓋朕之准其提解耗羨者原是愛養官民之苦心若以支給地方公用之外尚有餘資即請收作公項朕必不為也前陳時夏亦具奏欲行提解耗羨之法因其有分別地方有無多寡之語朕諭之曰政令

之行必須各屬一體方得均平若有所分別便可高下其手易滋弊端諭旨如此聞得陳時夏向人云奉朕旨令全提耗羨此乃陳時夏自行奏請之事而以其名歸之於朕朕不受也今魏廷珍又效法之以上江提解火耗之事具摺陳奏前來恐外人不知亦以為出自朕意故特頒此旨明白曉諭蓋提解火耗之舉若行之果善亦督撫分内之事不得居功倘行之不善實足為伊身家性命之患無所逃罪總在伊等自行度量其願行者

朕不拒阻其不願者朕亦不强也

二十四日奉

上諭原任江南宿遷縣知縣劉正遠居官甚優而其任内有詿誤之案例當罷斥江南督撫並無一語保薦因齊蘇勒在京面奏其人居官廉潔實心任事朕始知之及調來引見朕覩其人直樸端方果屬賢員特旨命往浙江交與李衛以同知知州等缺試用今因廣東肇慶府知府員缺需人著劉正遠前往廣東以同知銜管肇慶

府知府事交與孔毓珣楊文乾試看其果能稱職與否著孔毓珣楊文乾據實奏聞劉正遠在宿遷任内時頗有賢聲而該督撫等淡漠視之後因詿誤罷官非朕訪聞加恩則賢員早已廢棄封疆大臣為國家辦理政事而不愛惜有用之人材其居心甚不可解嗣後當切以為戒

又奉

上諭高郵南關栢家墩二壩工程該督齊蘇勒既稱堵閉

之時水勢甚溜多用工料始能完固等語齊蘇勒所奏自是實情其動用銀兩俱著准其開銷但留椒一項該督奏稱因無梢尖堪用之物故不得不截用整木以濟工需而該部駁稱並未開明椿木長短尺寸無憑查核等語該督所奏與該部所駁俱非工程切要之處夫大小木植皆係工程必用之項當其採辦之時即應計及何至梢尖不敷而截用整木以致糜費之理著將此詢問齊蘇勒具奏

二十五日奉

上諭田從典才品優長老成練達端方公直恪慎恭謹自辦理部務以及簡任綸扉實心宣力勤勞懋著屢以老病乞休情詞懇切朕因允其所請加太子太師銜以原官致仕賜以帑金馳驛回籍冀其頤養康健於一二年後再來京陛見以慰朕眷念老臣之意忽聞患病溘逝朕心深為軫悼遣散秩大臣一員三旗侍衛六員往奠茶酒并念伊子年齒尚幼無辦理事務之人遣內閣漢

學士一員滿洲侍讀學士一員前往辦理事畢之後令該地方官酌量委員沿途照看送至原籍加恩優恤已有旨了其應得卹典著察例具奏伊子年幼家居著山西巡撫傳諭該地方官就近時加照看其新舊接任之員俱將此旨傳知通行遵奉前朕賞賜田從典匾額對聯可暫收巡撫衙門俟諭祭之時於兩司中令一人賫捧前往頒賜伊家

又奉

上諭據李衛奏稱候補知縣李弘汧先經委署餘杭縣試用才具尚屬有餘續經改署桐廬縣事辦事頗知黽勉令因患病相應勒令休致等語夫平常無能之員因患病休致固不足惜若係可以辦事之員因一時患病遂令休致便至放廢終身豈不可惜況今已有外官病痊起用原缺之例嗣後道府州縣等官內除實在老病不能供職外其有一時患病而平日居官尚好於地方有益者著該督撫酌量奏聞解任給假調理俟病愈之

後仍復補用如此則人才不致棄置而事務亦不致廢弛著該部定議具奏

又奉

上諭賭博之事人所易犯欲行禁止必須極力化導動其愧恥改悔之心倘立法太嚴恐稽查之人以為事小而罪大轉有容隱疎縱之事而法有所不行矣從前定例將引誘賭博者議以流徙似覺稍過理應分别情罪其屢犯不改者固當從重懲治著九卿酌量定例具奏

二十六日湖廣總督邁柱題条湖北布政使黃焜奉
上諭從前黃焜居官過犯多端已獲重罪特恩寬宥令其
効力軍前後因其人年力精壯似尚可用且伊父黃國
材本無大過而感恩愧悔之念又覺誠切是以將黃焜
用為副都統旋又昇以湖北布政使之任伊到任後屢
次奏摺皆暗藏巧詐語多欺肆全無誠實奉公之意朕
屢向黃國材切諭令其申飭教誨即如傅敏回京伊恐
傅敏指摘其短乃預先具摺奏稱傅敏與伊意見不合

諸事阻格朕洞燭其隱比時即批示切責之又如黃焜所特薦屬員二人朕另行訪問皆係平等之員是黃焜平日之居官辦事舉劾屬員不能無徇私之處顯然矣今據邁柱叅奏前來黃焜深負朕恩甚屬可惡著將黃焜革職其邁柱所叅各欵或黃焜任内再有事件俱著邁柱逐一審明定擬具奏

二十七日奉

上諭凡辦理府州縣事務若得曾經出仕諳練之人於地

方之事實有裨益朕愛惜人才時爲留意故於罷斥之員常降旨調來引見以觀其才具之優劣不忍令其棄置今思從前因公詿誤之員其中未必無才守可觀之輩著吏部行文各省凡知府同知通判知州知縣任內除大計特疏糾叅外其因公詿誤降革者該員曾經居官五年而離任之後交代清楚無錢糧案件未清之處著本人自行度量若可以自信有爲有守准本人親赴吏部具呈吏部不拘人數即行奏聞考試履歷帶領引

見候朕酌量起用起用之後若有貪婪不法再經叅出必嚴加治罪倘係平庸無能或行止不端之人妄自陳請希圖僥倖以蹈欺罔者亦難逃朕之鑒察

二十八日奉

上諭朕聞江浙地方驛站馬匹多不足數巡察將近查點每設法那移借備湊足數目希圖掩飾一時虛應故事及巡察去後仍復虧缺如初今戴音保偶一查出將一二微末驛丞叅劾處治於驛站事務究無裨益朕思江

浙地方喂養馬匹較北方為難且向來驛站内原有倒斃買補之例與其照數查點致各驛那移借備塞責於一時不如令其將倒斃未補之數據實扣除不算缺額如十馬之内或可扣除二三匹其餘額馬不得再有短少虧缺着該督撫㑹同巡察御史清查詳議定例具奏期於驛站實有裨益

又奉

上諭旗下開户之人與奴僕輩應行發遣者給與披甲之

人為奴盖謂此等之人原由奴僕開户而為另户而所犯之罪又復畀汚下賤如偷盜之類固不得與正身之另户同例從前所降諭旨甚明今李國臣原係職官既非開户之人與奴僕可比而伊之情罪又與偷竊下賤者有别刑部議請發往荆州給與兵丁為奴甚屬不合並非朕從前降旨之意李國臣著發往黑龍江當差不必給與兵丁為奴

又刑部議駁福建總督高其倬審擬臺灣縣革職知

縣周鍾瑄行賄一案奉

上諭此本内事情部駁甚是高其倬審理此案已經一年有餘仍復含糊歸結總因高其倬昔年與周鍾瑄交往曾經致書今審理此案不免避嫌牽制所謂心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也高其倬不便審理此事著朱綱會同浙江觀風整俗使許容秉公據實將情節一一審明具奏

二十九日奉

上諭從來帝王治世之道惟有綱常倫理為百姓所當知當務此外有造作妖言如讖緯圖記禨祥禍福之類皆惑世誣民之大者罪不容於誅其說口不可得言耳不可得聞也自古聖人覺世牖民惟恐愚氓易惑是以著為法律凡妖言左道妄談禍福者必寘之重典以明其為王法所不容葢思深慮遠所以正人心定民志使臣庶各保其安全者至矣朕覲各省之人智愚不一而陝西一省乃關中重地其人風氣剛決武藝強勇常有可

用之材但習俗相沿每喜造作妖妄怪誕之言互相蠱惑譸張為幻其迷謬較他處為甚如向日允禵處則有算命人張愷妄談禍福誑惑愚頑年羹堯處則有鄒魯及淨一道人郃陽縣則有妖道潘鳳池倡率翟斌如等傳授符術招集匪類目今延信處又有道姑王氏等猥鄙荒唐之事數年之間妖言左道者接踵敗露此誠人心風俗之大害不可不正其惑而清其源也蓋陝省之人平日習於邪妄不知其非而陝省官吏又不能教誨

開導以悟其愚迷且有狂悖逆亂如允禵年羮堯延信諸人尚從而崇信之則鄉曲愚民溺於邪誕者不知凡幾矣鄒魯等人皆自取誅戮已經正法其從前所造無稽之言並無毫釐影響之驗則少有知識之人亦可曉然於妖言之無益而有害矣尚何為不痛改其惡俗而以身家性命供奸人之愚弄乎彼造為邪說者不過一時聳動人心希圖徼利之意衆人不察乃起而和之遂罹於大禍而不可宥甚屬可憫且當此太平盛世其言

不驗故禍患不過在本人而止倘事機偶然相涉於幾微疑似之閒其言少可附會則聽而和者必更多其禍尚可言乎朕洞悉陜省人民愚蔽之深不忍其陷於無知特加明白曉諭嗣後各宜猛省惟知綱常倫紀之不可少違天心人事之莫非正理王章國典之斷無踈漏安分守法共為良民俯仰寛舒災禍不及受

天地長養之恩享國家昇平之福豈不美歟陜省文武官吏均宜體朕諄切至意訓誡軍民人等仍不時查察倘有

仍前造作妖言意圖惑衆者當立即嚴拏治罪不得稍有怠忽寬縱以滋人心風俗之害

又禮部侍郎錢以塏陳奏伊祖錢楞殉難事蹟懇請
恩䘏奉
上諭錢以塏所奏甚是伊祖錢楞以委署知縣而能盡節殉難尤為可嘉從前未加恩䘏乃部議疎漏著將錢以塏所請交部查明議奏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六十九至七十一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編修臣裴謙勷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王廷璧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六十九

雍正六年五月

上諭三十三道

初一日江蘇廵撫陳時夏題報松江府知府周中鋐等督築險工被水淹斃奏

上諭據奏松江府知府周中鋐山清裏河營把總陸章因督夫塡埽覆舟溺水身故殊爲可憫其應加恩䘏之處

著察例具奏周中鋐平日居官甚優今被溺殞命更可
惋惜陳家渡堵築險工之時陳世信與周中鋐等同時
在舟陳世信以避險登岸而周中鋐陸章二人仍留舟
中遂至覆溺身故大凡人臣辦理公務大臣差委屬員
皆當悉心酌量惟期有濟於事而不可以身冒不測之
險若急切前往不加詳慎倘有踈虞不但闕國家之體
統傷巳身之性命而於公事亦必至於遲悞非急公之
正理也即如烏蒙兇苗雖就勦撫而野性未改與禽獸

無異雲南副將郭壽域忽畧視之止帶四五十人深入賊巢全不防範以致被害此與周中鋐之事相類無益於公事而適足以躭誤公事是皆謂之愚忠乃聖人之所不取大小臣工當以為戒

又福建陸路提督石雲倬參奏巡撫常賚家人越禮妄行奉

上諭常賚家人放肆妄行石雲倬據實參奏甚屬可嘉此係國家體統所關不得謂之苛刻瑣屑若大臣等俱能

如此存心尊奉法度不將國事視為膜外不沾一已寬厚之譽直言無隱則家人胥吏之不肖者共知畏懼不敢越禮犯分公然肆行無忌矣內外大臣官員當做法之常賚家人張二等著該督嚴提審擬常賚亦交該督嚴察議奏

初四日奉

上諭朕聞山東地方私鹽甚多每遇營汛拏獲一交州縣便稱有引開釋蓋因東省每年有積引二十六萬餘道

俱係截角殘引以資其營私之弊一遇拏獲到官則將殘引重複影射奸商侵蝕牢不可破前令山東巡撫塞楞額徹底清查以肅鹽政隨據塞楞額奏請將殘引繳銷每年另給新引五萬餘道抵作補春引目等語比經戶部駁詰塞楞額至今尚未查明題覆而營汛拏獲私鹽該州縣即以有引開釋顯係官吏奸商通同固結作弊營私鹽務何由清肅著交與長蘆鹽政鄭禪寶東公嚴查務得前後種種弊端徹底究問明白定議具奏不

得絲毫贍顧徇隱前塞楞額原題積引二十七萬餘道後以積引散在各商未經清查今查得積引止二十六萬八千九百餘道等語其如何短少之處亦著鄭禪寶一併查追

又奉

上諭薩爾兔因姦逼死李玉受一家六命又賄囑差役將李二致死滅口該督等始則咨稱李玉受因偷典伊主地畝羞愧自盡李二亦係自縊身死及刑部駁詰該督

等始將實情審出又引家長殺奴僕非死罪三人之例將薩爾兔擬以發遣朕令刑部等另行定擬該部將薩爾兔改照謀殺人造意者斬監候律定擬具奏李玉受李二俱係薩爾兔家人其一家六命自盡及致死李二之處在家主之罪不至於斬決抵償但薩爾兔於初審之時即能賄囑承審各官將因姦致死六命實情為之徇隱巧脫又將在官待質之李二賄囑解役慘毒勒死又賄囑相驗之官吏仵作匿傷不報是其奸猾强横目

無國法實光棍中之渠魁該部從前駁詰雖是而引造意謀殺之例則與薩爾免之情罪不符此案從前承審官吏必有受託徇庇之處該督宜兆熊劉師恕並未詳悉訊究希圖草率完結負恩曠職情甚可惡著仍交與宜兆熊劉師恕務將從前鑽營受賄之處一一研究若能明白審出則將宜兆熊劉師恕照例處分倘仍復含糊定行重治其罪

初六日奉

上諭各省所設驛站夫役原以預備公事之用國家歲費帑金本欲使州縣無賠累之苦民間無差派之擾官民並受其福也但聞各省往來人員有不應用驛夫而擅自動用者該管之人或畏其威勢而不敢不應或迫於情面而不得不應積習相沿驟難禁止地方夫役並受擾累重負朕加惠官民之至意嗣後惟兵部勘合欽差大臣及督撫入境學差試差或知府下縣盤查及他員奉督撫差委盤查者准其動用夫役其餘槩不准動用

倘有違例妄索者著該管官即行揭報督撫題叅若該管官違例濫應發覺之日照例治罪著各省管理驛站之道員不時查察倘有徇隱一併處分

又怡親王議覆兩江總督范時繹奏松江海塘工程奉

上諭前范時繹等具奏松江新築海塘工程前來朕即料工部堂官等未能辦理此事曾降旨諭令悉心定議及工部議覆種種未當隨令怡親王等另行議奏今覽所

奏甚屬妥協著照所議行但仍交與范時繹等亦不過如此糊塗辦理而已徒費時日海塘關係甚要著交與浙江總督李衛查議具奏並將此奏與工部堂官閱看令其明白回奏

初八日戶部等衙門議奏雲南巡撫楊名時布政使李衛不將銅觔銀兩分晰造報應照例處分奉

上諭李衛在雲南布政使任內辦理鹽務銅觔等事實心經理釐剔弊端毫無瞻徇其裨益於國計民生者甚多

此銅廠工本未行分晰造册即謂李衛有疎漏之處其事亦小不得云功過足以相抵也朕於内外臣工實心奉職者皆深鑒其忱即稍有過愆俱加恩寛免況如怡親王之在户部諾岷之在山西李衛之在滇省實係公忠體國滌弊清源勞績懋著者若照常例與衆人一體較論朕實不忍此案内李衛降級之處著從寛免

初九日奉

上諭高斌將滸墅闗現行徵收則例據實陳奏請刊立木

榜令衆商共曉遵依所奏甚屬可嘉部議令直省各關將各處現行徵收則例徹底清查據實奏聞刊榜曉示着各省兼理關務之該督撫並各關監督實力奉行毋得陽奉陰違虛應故事倘經接任之員察出定行交部從重議處

奉

上諭據布蘭泰奏稱南昌縣之南浦驛舊有舘夫十二名

十一日兵部議覆江西廵撫布蘭泰奏定裁汰舘夫

誠屬虛設請行裁汰於需用夫役時僱覔應用等語部議如該撫所請行夫舘役一項遇文武鄉試之時始一應用平日誠爲虛設布蘭泰查出據實具奏甚屬可嘉但各省額設夫役一事從前屢經臣工條奏朕曾降旨令各該督撫悉心酌量分別存留定議若應裁不裁與不應裁而裁者經後任官查出前任督撫難辭其咎今此項舘夫若在從前所議夫役之内則前此議留之督撫應行詰問若此項舘夫不在從前所議夫役之内則

他省之館夫似此虛設而不常用者必尚多亦應照南浦驛一體議裁部議未曾及此甚屬疎漏著該部查明另議具奏

十二日奉

上諭文武均係朝廷職官凡遇一事只當論其是非曲直無倚恃文員遂欲欺凌武弁之理千總劉任管押運閩漕米若果有苛索騷擾之處自當一一審出按律治罪今既審明無苛索等事而福建巡撫常賚則稱劉任擅

作威福目無上司既經革職應杖八十先行發落等語夫同知並非千總之上司何得憑空矯强加以威福之名定劉任之罪至於商人等之控告未必不由於同知之指使安得以此遂為信讞該撫審擬甚屬舛錯刑部即照所擬議覆亦屬不合同知曹秉仁著解任同劉任調取來京候朕將其中情由面加詢問該撫常賚不行詳察遽將劉任杖八十發落著出銀八百兩賞給劉任以為封疆大臣聽斷失實之戒

又奉

上諭據袁立相奏稱守備梁玉年已六十八歲雖干八法然其精力不衰弓馬未退而操守廉潔辦事敏練等語夫八法內之開列年老者蓋謂其衰老不能辦事故令罷斥並非限定年逾若干即不至於衰憊亦即入於八法之內也若限定年歲以為處分則年齒未老而早衰不能辦事者又將姑容之乎況年老諳練事務之人尤為難得倘精力可用該上司當優待之以為後進之表

式令袁立相既稱梁玉精力不衰而操守廉潔辦事敏練只因其六十八歲遂將伊填入八法叅劾之內似此辦理大約是袁立相病中昏憒所致朕愛惜人才每於處分降革之員常令調來引見亦防該上司有似此叅劾不當之事也梁玉著仍留原任并令袁立相酌量梁玉既年老歷練若可勝遊擊之任將來遇有缺出著袁立相題補

又督理江南水利陳世倌江蘇巡撫陳時夏等題叅

候補知府徐成棟等遲悞水利工程奉

上諭陳世倌乃獲罪之人奉命修濬江南水利鉅工理應悉心經畫以副委任乃聞伊自到工之後一切悠忽從事視為泛常在陳時夏巡撫事務殷繁或者精神力量不能周到而陳世倌則專司工程之事無可推諉乃漫不經心不能籌畫防範於事先致潮水衝決堤岸又於潮汐洶湧之時勉强督令施工復致賢員周中鋐覆舟殞命令不得已始以疎忽悞工將徐成棟等叅奏並自

請處分似此事後之糾叅認過於公務有何裨益陳時夏著交部察議陳世倌徐成棟欽璉俱著交部嚴察議

奏

又江西巡撫布蘭泰叅奏小溪驛驛丞餽送道府縣官規禮奉

上諭布蘭泰識見器量甚屬狹小此本內所叅小溪驛餽送道府知縣等官之規禮乃地方舊日相沿之陋例也從前上司各官無養廉之資勢不得不受屬員之餽送

而屬員之力難以供應故地方陋規不能悉行裁革相沿已久習為固然數年以來朕百計籌畫為大小官員酌定養廉之項使之公私有賴俯仰無憂倘再有索取規禮者自當重治其罪至於從前之陋規各省各項何處不有今若但就一二事參劾懲治而其餘悉置之不問則嚴於此而寬於彼用法不得其平若將既往之事一一追溯查參恐大小官員無人得免處分繁擾紛紜殊非為政之體況不教而加之以罪乃聖人之所戒其

聞如貪贓侵帑甚有關係之事該督撫查出自不可隱匿姑容以長貪風而廢國法使墨吏不知儆懼若地方多年相沿之陋規只當禁約於將來不應追究其既往布蘭泰此奏甚為苛刻即使本人自首情願繳出布蘭泰亦只應具摺請旨或將此留為地方公事之用今乃顯然具本題參且欲將此銀歸作公項非情理也此案不必究問著該部行文將朕此旨訓諭布蘭泰嚴加申飭

十六日奉

上諭人臣和衷共濟始於公事有所裨益今直隸總督宜兆熊劉師恕意見不合諸事參差朕屢加訓飭不能悛改若仍令同辦總督事務必致貽悮宜兆熊原係庸碌平常之人朕因其操守一節尚有可取故試用之自署福建直隸總督兩任觀之全不曉事著回京照部議所降之級補用吏部侍郎何世璂著署理直隸總督事務仍著劉師恕照前一同辦理

又奉

上諭何天培向日鑽營年羹堯隆科多在朕前為之保薦
朕因伊居官年久諸事或能歷練是以加恩任用令署
蘇州巡撫畀以封疆重寄繼又令其回京授為正白旗
漢軍都統兼署理兵部尚書事乃伊在巡撫任內深負
朕恩其不法欵蹟朕俱開恩寬宥伊不知感恩悔過在
都統尚書任內仍復怙惡不悛並不實心辦事其錯誤
之處毫不介意重負朕恩實屬無恥無知小人此等之
人若不重加懲治無以為人臣負恩之戒著將何天培

交部嚴加議處其在蘇州巡撫任内不法之欵蹟著該部查出具奏又金以坦曾經条奏何天培將軍任内營伍廢弛等事著行文陳時夏金以坦將何天培兩任内凡負恩曠職不法之處悉行查明具奏

十九日奉

上諭國家舉行大計乃三年考績之大典其中卓異人員皆加以特恩不次擢用誠以該管上司為國家薦拔人才必深知灼見然後列為卓異斷無有徇私受託草率

冒濫以負國恩而辱鉅典者而到任未久之上司不能深知屬員之賢否又准其題請展限以俟確訪是朝廷之所以體諒之者可謂至矣如此則屬員人品之邪正自無有不能辨晰之理乃見有從前卓異之員而後任內竟至貪贓枉法罹於重罪者夫以三年之久數百屬員之多保舉數人以光大典則非一時應詔薦舉可比也其人既犯貪贓枉法之條則平日必係行止奸邪之輩又非尋常詿誤及才力不及之類可比也督撫提鎮

等專以察吏為務而乃以此等之人列為卓異及至敗露之後尚可藉口於知人之不易不能保其將来乎此等若不定以處分恐相沿日久必有濫舉失實之弊嗣後文武卓異官員有犯貪贓不法之欵而審訊確實者將從前列為卓異之上司一併議處倘於該員未敗露之先有能查出叅奏者免其處分其如何定例之處著九卿詳議具奏

又奉

上諭噶爾泰年羮堯高斌俱曾言揚州府知府呂大雲居官平常且有人言其操守不謹者朕屢次詢問陳時夏而陳時夏力稱其才守兼優實屬幹員耶朕令諸臣各保所知賢員一人陳時夏所保者即係呂大雲則其平日之深信可知矣呂大雲之居官為人既衆論不同如此實難以定其優劣但陳時夏為人長厚易被欺瞞或失於偏信亦未可定朕看呂大雲大約係紈袴輕浮之輩但伊從前為年羮堯所叅已獲重罪斷無復用之望

朕開恩寛免且擢用為要地知府伊受恩如此之深即稍有過愆亦難寛宥呂大雲不便仍留江南著調補浙江寧波府知府孫詔著調補江南揚州府知府呂大雲交與總督李衛察看試用李衛課吏公明若呂大雲居官果優李衛自不掩其善倘居官不職李衛自必察出不肯在朕前為之徇隱也

二十日奉

上諭據石麟奏稱五寨縣知縣高人傑虧空倉穀請審擬

究追等語夫貯倉之穀數至四千八百餘石而所少不過二百餘石為數無多此或係盤查苛刻斛量之折耗不應遽以虧空叅劾高人傑曾揭報李國祥侵用庫銀李國祥亦揭報高人傑買穀冒銷兩人互揭時日未久石麟即委員盤查高人傑之倉庫旋以虧空詳揭叅奏其中必有緣故石麟身為巡撫乃通省屬員之表率凡事理應公明詳慎若受人蒙蔽稍有偏向何以彈壓屬員假若高人傑無過而但因揭報李國祥遂枉受冤抑

則將來各屬必至互相瞻徇不敢舉報甚非察吏之道

高人傑不必審究著來京朕面加詢問另用

又吏部等衙門議奏貴州巡撫沈廷正在前知府任

内失察侵欺照例處分奉

上諭沈廷正著降一級從寬留任沈廷正任内處分之案

甚多朕俱開恩寬宥者因伊前在福建布政司任内將

通省錢糧倉穀未清之項徹底查明據實陳奏朕遣楊

文乾許容等前往確查始將積年虧空盡行清理實係

沈廷正陳奏之力朕比時不將沈廷正之奏宣示於衆者因沈廷正現為閩省藩司恐清查之員有所瞻顧牵制且藩司專司通省錢糧凡各屬未清之項或有干涉沈廷正之處亦未可定今楊文乾許容等將各項清查歸結沈廷正已陞黔撫而福建藩司任内並無絲毫未清之項實屬不徇情面實心辦事之員甚有功於閩省則朕之屢次加恩寛免之由理應曉諭内外知之

又兵部議奏拏獲私參之巡查人役應行令總管馬

呼善賞銀六十兩奉

上諭總管馬呼善所管之員拏獲私參理應將馬呼善議叙該部並未議及已屬疎漏乃轉議令馬呼善出銀六十兩賞給巡查人役尤屬錯繆凡各省緝捕効力之人准令該督撫賞給銀兩者以督撫衙門本有地方公用之項以備動支今馬呼善所有俸工幾何而令其拮据以供賞給之用是馬呼善以功而受罰矣有此情理乎且此端一開則將來該管之員孰肯督率所屬實心緝

捕乎該部所議甚不可解此事與漢堂官無涉著查弼納永壽出銀六百兩給與馬呼善以備將来犒賞之需再出銀六十兩賞給巡查人役馬呼善著加一級艾保准紀錄三次

又三法司奏陳中甲毆死劉萬良擬絞監候奉

上諭劉福榮毆打閻喜兒與陳中甲毫無干涉且被毆之閻喜兒並無怨怒報復之意乃陳中甲好闘生事邀約李鎖住同往尋毆因未遇劉福榮輒遷怒於伊父劉萬

良毒毆至死似此强横兇惡明係光棍該部援引最後下手律擬絞監候甚屬不合著另議具奏凡人誰無父母乃因與其子弟鬭毆遂遷怒於所生至令殞命惡俗殘忍至此若不嚴加懲治以儆兇頑無以敦厚風化其應如何定擬之處著九卿詳悉會議具奏

又刑部等衙門議覆甘肅巡撫莽鵠立題叅副將趙顯忠於前守備任内錢糧不清請

旨審擬奉

上諭各官虧空侵蝕錢糧限內照數全完原有免罪開復之例趙顯忠借給兵丁銀兩既已給還即可比照限內全完之例歸結乃恭鶚立加以先侵後吐之名特行叅劾凡武職官員多係行伍出身未曾讀書偶有微愆小過該管上司當看其人材技勇或曾効力行間原情寛恕切加訓勉以保全教導之方為封疆大臣作養人才之道恭鶚立此奏甚屬深刻著嚴飭行趙顯忠此案不必究問從前趙顯忠引見時朕看其人材可用但伊莅

任以後居官如何之處未能深悉著詢問鄂爾泰據實
奏聞朕再降諭旨
又江蘇巡撫陳時夏題叅金山縣縣丞田畯等霉爛
米石奉
上諭江南動支錢糧採買米石原為積貯以備緩急之用
關係民生甚屬緊要該督撫等自應仰體朕意遴選賢
能之員前往採買乃范時繹陳時夏僅委一二微末縣
丞辦理買運而所委之員又皆庸碌無能以致糴買潮

蒸不堪收貯之米難以銷算始將委員題參塞責於地方儲蓄之計毫不經心籌畫似此辦理在尋常無事之時則關係米糧而在地方需用之時則關係民命豈該督撫未曾計及此乎其應賠銀兩著范時繹陳時夏照數賠補速委賢員另行採買以備積貯

二十一日刑部等衙門議奏烏蒙鎮雄被獲逆番人等應行正法奉

上諭劉建隆王之瑜禄白坡庫鷄窩禄未甲范掌案虐虐

巴陳明哲八十阿固洛澤者固俱著即處斬木那依擬
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祿永孝有米貼重案尚未究審
俟彼案審明之後從重歸結伊等財產不必觧部著鄂
爾泰岳鍾琪將四川雲南貴州在事官兵分別等次酌
量賞給至烏蒙鎮雄番苗聚衆抄擄拒敵官兵兇惡不
法歷來已久人所共知今鄂爾泰岳鍾琪等悉心調度
勦撫並用始克奏功從前該管文武各官其力量何能
辦理此事況兇苗悉已蕩平邊方寧謐若追究巳往則

干連甚衆著將從前該管文武各官並該管之各上司俱著從寛免其叅究

二十二日奉

上諭張坦麟從前為通倉監督乃倉務廢弛已極之時惟有張坦麟所管廒座整齊堅固米石充足無虧且尚有多餘之米為他人代補不足之數則張坦麟之實心為國家辦事不圍習染可知矣及朕即位將伊用為兩淮鹽運使伊剔除鹽政弊端一塵不染則其操守又可知

矣及用為蘇州藩司伊到任後陳時夏即與之不合彼此意見參差朕因撫藩既相齟齬不便仍令共事一方恐致貽悞公事是以將張坦麟調任山東俾兩人各辦職任之事日後兩人之是非自見所降諭旨甚明至張坦麟之為藩司其操守朕則可以力保也今當交代之時陳時夏令趙向奎勒揹吹求百計播弄且違旨不令速赴新任必欲使張坦麟在蘇藩任内得受過愆以彰張坦麟之非而成已之是此等用意斷不可容豈能逃

朕之鑒察乎論張坦麟之器量褊淺規模狹隘或與陳時夏相似未可知而其操守清廉實不讓於陳時夏今當去任之時有何餘貲以供接任之苛索乎即據陳時夏奏摺中稱張坦麟交存銀二萬餘兩曾經奏明充餉又復云此項終成虧空不思此項既已歸公何以又成虧空是陳時夏之言不過欲歸過於張坦麟而不覺其自相矛盾矣且督撫同在一方見聞確切總督范時繹極稱張坦麟居官之善而陳時夏則力貶之豈非出於

私意況以如此好藩司陳將夏不知優待轉加苛索而如呂大雲中材少年則保薦之不遺餘力豈非賢否倒置尚得謂之鑑衡不爽者乎大凡督撫不能甄別屬員優劣即為不能勝任朕以大公至正之心聽言觀人無絲毫偏向之處而諸臣亦斷不能欺朕之耳目即如各省藩臬赴任時朕多准其具摺奏事盖朕欲周知地方之情形或有為督撫所不及知者或有為督撫不肯言者故令兩司得以陳奏且觀其所奏而兩司居心之邪

正公私亦即此可見朕嘗曉諭伊等曰朕並非疑督撫而信爾等也若信任爾等過於督撫即當以爾等為督撫矣何以尚在兩司之列乎爾等勉之慎之此各省凡任兩司者人人共知之諭旨數年以来如積善容奏邁柱官達容奏楊文乾佛喜程如絲容奏岳鍾琪朕洞燭其奸將積善官達佛喜程如絲置之於法又如邁柱之叅黃焜范時繹之叅徐琳朕即將黃焜徐琳革職究問如沈廷正叅奏毛文銓朕即派大臣察究其他類此者

甚多並未深信兩司之言而處分督撫亦未曾聽信督撫究抑兩司詳情酌理但論言事之是與否耳况設計傾陷朋比黨同乃朕之所深惡屢頒嚴旨訓飭今趙向奎聽從陳時夏指使深負朕簡用之恩蘇松民情聰慧多有好用智巧者陳時夏誠實有餘而才識不足不能勝蘇撫之任著解任往山東署理布政司事陳時夏既稱張坦麟蘇州任內錢糧不清著將張坦麟仍留蘇州署理巡撫印務看陳時夏張坦麟任事之後辦理如何

再降諭旨

又

諭工部從前朕意凡遇堤岸道路似應畧加石工以防車輛踐踏等弊此朕一時之見曾經詢問怡親王及齊蘇勒皆以為可行是以頒發諭旨今田文鏡奏稱河南兩岸堤工車道久經加土修墊以防踐踏不必更加石工若土石兼用轉不堅固等語所奏甚為明晰具見實心任事深為可嘉著將田文鏡所奏及朕此旨傳與直隸

江南山東凡有堤工之處該管大臣因地制宜酌量辦
理不可迎合朕旨强行悞事
又署貴州巡撫祖秉圭題叅施秉縣知縣沈遴踈縱
犒貢兊苗越獄奉
上諭犒貢兊苗乃肆行刼奪之重犯既經擒獲該撫祖秉
圭自應交與嚴緊地方監禁防範並委幹員不時稽查
以防踈脫今乃交與庸碌無能之知縣沈遴以致重犯
八人乘間越獄且祖秉圭疏稱沈遴才具本屬平庸與

其勤慎居官猶可勉强供職等語祖秉圭既知沈遴才具平庸乃以兇頑之賊犯令其勉强防禁以姑試之有是理乎祖秉圭著交部察議沈遴著革職照蹤縱楊廷選之河内縣知縣梅枚監禁之例將沈遴在貴州監禁其跡脫各犯著該地方官嚴緝務獲俟全獲之日該撫將沈遴釋放奏聞

奉

二十四日浙江總督李衛題叅龍游縣知縣馬允尚

上諭朕從前曾降諭旨凡知縣官員因不能勝任改授教職者若志氣頹靡不肯實心供職定行嚴加處分今知縣馬允尚係由大縣調簡之員理應感朕保全之恩仍令司民社之寄益加黽勉以圖後效今據該督条奏馬允尚調任之後又復廢弛且有龍餘二縣任内那虧銀穀及怠玩滋擾種種案件馬允尚誠下愚不移深屬可惡著革職拏問將本内各欵交與該督嚴行審追從重定擬具奏

二十五日奉

上諭據山東登州總兵萬際瑞奏摺內稱上年九月內郯平汎把總曲成貴拏獲私鹽五車郯平縣知縣闞信家人閆四及伊親戚丈姓率領壯丁二十餘人持械攔截希圖刼鹽夫郯平汎地乃省會往来大道縣令僕戚應當知法守法乃敢恣意妄行則縣令平日居官可知等語凡為督撫者專以察吏為先若不能察吏則不勝督撫之任塞楞額不能知人於舉劾之間多有不當故屬

員怠玩成風罔知儆惕朕屢加訓飭而塞楞額之積習尚未悛改如鄒平縣令之縱容僕戚干犯法紀而塞楞額全無聞見尚得謂之能察吏者乎今萬際瑞據實陳奏甚屬可嘉田文鏡自到河南以來忠誠體國公正廉明是以豫省境內吏畏民懷本省之人及往來經過者皆稱為樂土以此實心實政上感

天和從前三年收成豐稔而今歲八府各州二麥復登大有為從來所罕見又如連年豫省黄河工程當暑雨時行

之際全無泛溢共慶安瀾此皆
天地嘉佑公正大臣之明驗吏治民風之善實為直省第一
鄂爾泰公忠勤誠實心任事經理咸宜是以雲南地方
連歲豐登今年通省郡縣以及苗蠻荒僻之地二麥皆
有十分收成滇省父老稱為罕覯萬民樂業從來天人
感應之理捷如影響若各省督撫皆能如田文鏡鄂爾
泰則天下允稱大治矣凡為督撫均當以田文鏡鄂爾
泰為法其自恃而心非者亦當知過自愧自勉朕屢頒

諭旨用人者朕之事也察吏者大臣之責也天下至廣庶務至繁勢不能不賴大臣之一德同心共為經理若督撫不能仰體朕心宣猷布化秉公察吏以安萬民雖近而畿輔之地朕亦無可如何倘任用得人則萬里滇南皆登衽席是朕之政事以諸臣之是非為是非非朕推卸於封疆大臣也如高其倬陳時夏者操守非不清廉然潔已則為有餘而察吏實為不足以陳時夏之不明是以靖江地方有氷雹傷麥之事以高其倬常賚之

悠忽居官是以閩省有水溢福州城門雷震山崩之事此皆今歲
上天垂象示儆之明驗也數年以來各省官員朕皆留心揀選命往袛以賢員不能多得而於北直地方每每照常補用亦以其地近京師易於更换之故乃從前各員庸幹者甚少而朕又誤用李維鈞蔡珽李紱等奸詐小人相繼為督撫營私滋弊不可枚舉以致直隷吏治敝壞不堪實居各省之末而地方連年以來雨暘亦不及他

省之均調屢遭澇溢此又督撫不能察吏安民有司不能奉公盡職之明驗也朕之政事以諸臣之是非為是非幸而諸省之内有河南雲南二省尚可為朕任用得人之功然亦不足以抵他省任用失人之過假如諸臣之中不得田文鏡鄂爾泰則朕之罪將何以謝天下也諸臣試思之朕於督撫推心置腹以信任之高爵厚祿以寵榮之諸臣不能圖報朕恩而轉令朕為之受過清夜捫心尚能自安乎即如萬際瑞所奏郟平知縣一事

若在田文鏡管轄之下斷不能容此等庸劣之員矣朕久欲用田文鏡為他省總督因豫省官民受其化導撫綏深切愛戴朕不忍令其舍之而去今思山東民俗官方宜加整理難得其人而河南與山東地界相連以田文鏡之精神力量辦理兩省之事綽然有餘著將田文鏡授為河東總督管理二省事務凡山東應行關會總督案件俱照別省總督之例定限辦理山東官吏不得藉口有所稽遲此朕因人設立之曠典不為定例鄒平

縣知縣闕佶著革職交與田文鏡查審具奏塞楞額著自行明白回奏萬際瑞將地方之事不避嫌怨直陳無隱著將伊從前革職留任之案准其開復以示嘉奬萬際瑞奏摺及把總曲成貴詳文併發

又九卿議將疎防越獄處分定例具奏奉

上諭此本内議稱重犯越獄脫逃將疎縱之該管官員革職仍留地方令捕役聽其差遣責比與接任官恊同緝捕等語朕前降諭旨將疎縱之員仍留地方者原令其

設法緝拏不使其脫然歸家優游事外今九卿議稱捕役聽其差遣責比是一縣之內又添一官不但捕緝之事彼此牽制掣肘即捕役之應差亦莫知適從必致受無辜之扑責無人肯充捕役矣又本内議稱一名不獲如何處分二名不獲如何處分等語夫逃犯之中罪有輕重若但以人數之多寡定其處分必有疎縱重犯而處分轉輕疎縱輕犯而處分轉重之事於情法未為允協九卿所議甚屬疎漏著再議具奏

二十六日雲貴總督鄂爾泰題報苗賊刀正彦等悉就擒撫奉

上諭苗賊刀正彦主使兇類號召窩泥肆行刼商害民鄂爾泰調遣官土弁兵深入攸樂等寨直擣賊巢首惡黨與悉就擒撫實為可嘉鄂爾泰著議叙具奏其在事官弁兵丁於烟瘴險遠之地勤勞効力甚屬可嘉著從優議叙賞賚提督郝玉麟亦著從優議叙

二十七日奉

上諭黄振國原擬立斬所以降旨改為監候者因蔡珽祖護黄振國顛倒是非之處尚無顯然昭著之欵蹟今此本内樂至縣衿民周文琇等具告黄振國重征苛斂等事蔡珽向承審官示意説黄振國居官尚好以致將原告之人監斃二命枷斃二命蔡珽又聽信黄振國之言將遂寧縣典史諸一仁枉責越數日殞命似此則蔡珽祖護黄振國之案件確然昭著亦即李紱祖護黄振國之確據也蔡珽黄振國相為表裏今刑部定擬蔡珽治

罪本中將黃振國從前之案全不提及或有不必再議

黃振國之處本內亦未將緣由聲明刑部堂官明係徇

隱疎漏著交部察議具奏本內蔡珽黃振國之案著另

議具奏

二十八日刑部等衙門奏原任副都統勒什布等貪

贓不法照律治罪奉

上諭勒什布由旗下武職蒙

聖祖仁皇帝特恩擢用至吏部侍郎乃伊不知感恩圖報在

侍郎任內恣意貪婪贓私纍纍及朕即位念伊年力精壯欲其改過自新仍用爲副都統切加訓誡旋令管理臺站事務俾得出力以贖前愆其所以保全之者至矣豈料伊貪墨性成又在臺站地方勒索効力人員駝隻銀兩似此怙惡不悛茍有人心何至於此勒什布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决其家產貲財著交與該旗抄沒並嚴行清查不得容其狡獪藏匿以為負恩貪贓者之戒伊子安圖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决昌明柱於理

藩院事務尚為熟練從寛免死著革職枷號三個月鞭一百仍交與理藩院在筆帖式内行走効力贖罪查哈里亦從寛免死著在寧夏地方枷號三個月鞭一百仍令披甲効力行走年裕係年希堯之子伊同堂兄弟俱獲罪愆同胞之年如又復圈禁其家只有年裕一人此案内年裕所犯之罪不過因畏懼勒什布在部哥索按拜門生其過付銀二萬餘兩亦係代年熙餽送之項情有可原着將年裕治罪之處寛免前楊敏赴臺効力時

朕降諭旨若効力平常即係有意貽悞定行從重治罪此乃儆戒勉勵之意今聞楊敏在臺効力甚好且將勒什布需索之處據實舉出可嘉其臺站効力之處不必行查著吏部帶領引見請旨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六十九